

論

海

歷代人物論海卷四十六

慈谿繩史李惠浩定

東晉五胡

劉元海淵聰曜論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王并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馭。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算強弱。妙兵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雄呈技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啟興王之畧。骨都定克論之秋。單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祭大哉。天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宏在夷狄之邦。未辨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並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元明纂嗣。樹恩崇旅。既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衷。自乖宏遠。貌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害。佞人方營。並后載馳。閭閻豎類於迴天。疑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脩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導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淚。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宏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

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彪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斯偃，和苞獻直，豐明麗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彊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與？何不支之甚也。

劉殷論

王夫之

劉聰之臣有劉殷者，論史者或稱以為賢，殷飾女以進於聰，而固其寵，不足比數於人類者也。故其言曰：「事君當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論者以為賢，則且為諂佞者排，摘忠直之口。實殷雖不足比數於人類，而不可以不辨事父母而幾諫者，既以不忍傷恩為重矣。且子曰：「侍父母之側，諫雖不切，而婉婉以繼進，父母雖愎，亦無如其旦夕不相舍者何？」而終必從之，非君之進見有時，言不伸而君且置之者也。父母之過無安危存亡決於俄頃之大機，且過而夕改，無過矣。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言出而天下震驚，行出而臣工披靡，一失而貽九州億萬姓百年死亡之禍，待之宛轉徐圖，雖他日聽之而悔無及矣。父母之過即有導諛之者，淫朋而已矣。奴妾而已矣。其勢不張，其徒不盛，其飾非簧惑之智，不能凌我而出其上，微言而告父母，以所未覺，彼未能結黨強辯以折我，君而不善，則聚天下之僻而辯巧而悍者，稱天人假理勢以抗我，而孤忠固憂其不勝。微言如訥奪之者，喧厲而氣且為奪矣。凡此數者，諫父母易而諫君難，處其難而柔顏抑氣，操瓦全之心，以若吐若茹，而伺君之顏色，此懷祿固寵之便計，其為小人之道也無疑。况乎君臣義合，非有不可離之去就哉？劉聰凶暴嗜殺，殷以是為保其富者，耽酒嗜殺，不與焉，而好諛為最。元祐諸君子且為蔡京所惑，勿僅以責之驕悖黠姦之浚與密也。

漢劉淵總論

明管一德

管子曰：「夷狄稱帝，非古也。」稱之自劉淵始。夷狄有天下，非古也。有之亦自劉淵始。考之春秋，吳越徐趙皆

中國侯也。聖人特以其不循分守。僭號稱王。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見於經。不稱王而稱子。不稱國而稱州。蓋春秋謹嚴之旨。類如此矣。淵本匈奴。一旦入我中國。僭我大號。前此未有也。故曰夷狄稱帝。自淵始。周幽王時。犬戎常入周矣。然而旋入亦旋遁矣。君雖弑而天下不能有也。安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之人。僭中國之號。而相延數十年者哉。故曰夷狄有天下。亦自淵始。雖然。此非淵之罪。而司馬氏之罪也。按淵故左賢王豹子也。自漢以公子妻冒頓。而其子姓亦遂為劉。魏興。遷其部落。散入中國。中國方養之如驕兒。而彼見以為御之如奴隸。曷常一日忘中國哉。蓋至於晉。而劉氏始駸駸盛矣。蓋至於淵。而劉氏始勃勃起矣。淵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其志已可槩見。晉不能覽郭欽之疏。遣之出塞。已最失策。而李熹王渾之徒。方且交譽其才。而欲畀之重任。噫。淵果集樹幾能則涼州之患方深耳。當時孔珣有諫。楊珉有諫。齊王攸有諫。逆窺淵志。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者其如晉武之不聽何。履霜堅冰之漸。由來者久。故綱目於此。為左部帥。則書為匈奴北部都尉。則書為匈奴五部大都督。則書。所以見有國家者。資寇兵。借盜糧。噬臍之悔。其無及耳。且以謀如宣。勇如聰。捷如攸。兩賢王左提右挈。而二三黨與。又相與設謀。効力於其間。一旦將兵在鄴。為潁監軍。請歸會葬。不許。還帥五部。則許。二豎之首。未必指日而懸。而虎兕出柙。甚於二豎者多矣。尚安得而制之哉。嗚呼。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而况司馬氏骨肉相殘。此亦兩虎交鬪。自效於卞莊者也。復呼韓邪之業。在此時矣。淵又以呼韓邪不足效。而慨然有漢高魏武之思。於是自稱漢王。以續安樂公禪之後。而一遷左國。再遷蒲子。再遷平陽。叱咤指揮。靡不如意。而五年之內。一冠太原。西河。再冠洛陽。三冠魏。汲頓邱。四冠黎陽。五冠鉅鹿。常山。六冠壺關。七冠徐豫。哀莫諸州。八冠東平。瑯琊。九冠河內。中原之地。遂為戎馬蹂躪之場。而銅駝幾在荊棘中矣。向非荀道將出討。北宮純入衛。則帝之行酒覆庭。豈至劉聰而後見哉。五胡之亂。淵為作俑。元海之頭。無地可巢。吾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息痛。

恨於晉人也

漢劉淵總論

管一德

淵卒。子和繼之。而大司馬聰擁十萬衆屯於近郊。則和亦寄坐焉耳。倉卒攻聰。聰行弑逆。甚者弑一兄。又殺一兄。又弑一太后。已非人類。而驍虜驚悍。抑又甚焉。是時劉琨欲討之。而力不克。苟晞能討之。而權中制。遂使石勒擊并。因寇襄陽。青州失守。因寇江夏。王衍被執。因寇洛陽。晉雖羽檄徵兵。兵無至者。越乃悉率見兵。空國而行。卒之輿衛缺人。囚執天子。嗚呼。昔為豫章王。賜聰以柘弓銀硯。如呼小兒。今為晉天子。而致使屠各小醜。執而臣辱之。此豈天意非人力耶。平陽之禍。可為痛心。中國至此。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薄蝕。冠裳為之左衽。人類為之漸滅。此在綱目千三百六十年所創見者。豈天之假手以雪曹劉之恨與。所恨者天奪其魄。而肆志宣淫。納劉殷之二女。而六劉之寵。遂踰後宮。納靳準之二女。而月光月華。並列左右。立樊氏婢立王氏婢。而塵污椒房。作道通園。作李中堂。作鷄儀殿。而大興土木。殺大將軍。殺尚書令。殺中書監。殺都水使者。殺將作大匠。殺少床陳休等七人。而刑罰過差。無論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於趙魏。曹嶷欲王於全齊。而肘腋之變。已胚胎醞釀於其間矣。然猶欲除司馬氏。而一寇馮翊。四寇長安。鯨鯢未掃。梓宮未迎。而戎馬聲嘶。故長安天子。且繼懷帝。而青衣虜廷矣。悲夫。悲夫。天下之勢。已去。非命世之雄才。鮮克有濟。況以奔播之後。而碌碌如愍帝者哉。封侯未幾。再行弑逆。故綱目書姓書名。亦以見裔夷醜臣。躬行大惡。人人得而菹醢之耳。晉不能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而天為報之。柏堂失火。而聰子二十一餘人。盡為燼灰。兄弟止餘二人。而不能相容。太子止餘一人。而不保首領。大司空靳準屠其族。戮其尸。禍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廟。盜賊其子。卒死於盜賊。而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畧相當矣。嗚呼。

南陽王模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統俱有稱於文聖。既鎮長安。荒亂不制。鑄銅人鐘鼎為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徵為司空。遺傳祇往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伯王之地。今以不能撫綏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兄弟公倡起大事。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比趙染背叛。劉粲來攻。遽從韋輔計出降。染寔踴躍袂數其罪。送粲殺之。妃劉氏賜胡張本為妻。當擁其鄰。不朝。專鎮雄壤。誠以社稷多故。居內則危。居外則安。及叛夫一呼。胡兵雲合。不圖背城泥首先縛。託命非類。冀倖苟全。卒之身死。妻辱。關西沈淪。為彼早計。莫若當日就召。可免誅滅。然大傳越在懷帝左右。負罪憂死。王衍遇害。洛陽繼陷。劉曜殺太子詮。納羊后。遷帝平陽。皆在永嘉之五年。遭世大亂。欲問所適。內外之際。固無一可哉。世子保初鎮上郢。長安既沒。陳安帥眾歸之。後賈疋裴苞盡死。保遂全有秦州。地隴右氏羌無不服從。愍帝建興初。詔拜右丞相。與元帝分督陝東西諸軍事。是時國家之痛。君父之仇。集於一人。修政禮賢。飲血待旦。猶慮不及。乃知陳安賢而不能用。知張春楊次佞而不能去。江東正位圖大。稱王旋被幽絀。志則欲抗瑯琊。身已死於春次。世稱南陽王有文藝。好述作。徒虛語耳。保體重喜睡。痿疾無子。春立宗室司馬瞻為後。陳安奮義討賊。請兵討賊。殺瞻及春。斬次。柩前葬。保以天子禮窆形異鄉。致忠故主。此固李陵所不如。王綝所慨然也。平先搏戰。力竭始匿。澗曲斷首。隴上哀歌。安生雖死。其義猶生。儒者尚機。其叛趙何以勸天下忠臣義士乎。

前趙劉曜總論

管一德

劉曜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雖嘗一敗於麴允。再敗於索綝。而聰陷兩都。曜有力焉。聰執二帝。曜有力焉。羊氏願奉巾櫛。而始知天下有丈夫。即非漢世祖。魏武帝之流。蓋亦戎狄

之雄俊矣。屠各子豈無帝王之意耶。丁斬準之亂。劉氏已無子遺。而曜遂承之。斯時也。議親則劉氏族也。議貴則雍州牧也。議勇則能洞寸鐵也。議為人則拓落高亮。非傳伍等也。即位之初。聽呼延晏之諫。釋游子遠之囚。納喬豫和苞之論。而謂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故綱目不以僭國之故而廢予善之法。及其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稱藩。可不謂能建功可討賊者哉。始與所可賊者。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而因自絕。則非智。蒲阪之役。斬將擐旗。枕屍二百餘里。庸人之情。方謂鋒不可當。不知帶甲十萬。老師百日。而區區一城。堅壁猶爾。識者已知其無能為也。胡將軍以初銳繫之。坐守洛陽。上之不能盛兵。成舉次之不能阻依洛水。此亦坐而待斃者耳。尚不知悟。而方且嬖於臣。沉於酒。昔也石生禦之而不足。今也石堪執之而有餘。金墉之圍。適所以自圍而已矣。是時國君雖喪。境土猶完。併力死守。天下事尚未可知。而太子熙遂奔上邽。關中大亂。劉氏三千餘人。悉遭屠戮。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考之於史。曜非有弑兄殺弟如聰之暴。非有亂倫敗度如聰之淫。而一蹶之後。更不可支。生為禽虜。為天下笑。豈其助聰為虐。已為天心之所厭。而乘勝自驕。又為敵人之所乘。其勢固應潰敗決裂。而莫可收拾也耶。趙之亡。晉之幸也。而殺劉曜者。自為後趙與趙一律。所以腥膻之氣。尚未有極。

王彌勸劉曜都雒論

王夫之

王彌勸劉曜都雒。曜不從。彌以是輕曜而背之。彌盜魁之智耳。惡足以測狡夷之長算哉。石勒視劉曜而尤狡。張賓之慧。非彌所能測也。勒在葛陂。孔長請夜攻壽春。據之以困江東。勒笑之。而從張賓北歸。據鄴。勒橫行天下。豈惴惴於紀瞻者。然而知瞻可勝。而江淮之終不可據。以為安勒之智也。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紀瞻與相持。不以雨為困。而勒困於此。可以知地氣。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氣聚於北。而南為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於南。郡縣封建。易於人。而南北移於天。天人合符之幾。

也天氣南徙而匈奴始強漸與幽并冀離之地氣相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後在大河非其地而闢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遷於雒而六鎮據其穴以殘之延及於齊周而元氏之族赤守緒遷於蔡而完顏氏之族繼耶津亡而其支庶猶全於模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種姓君長塞外者且數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紀則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鴿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彌孔羨之所以愚而徒資曜勒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魚鹽金錫卉木蔬果孫臏之資彼豈不知其利而欲存餘地以自全其類也則云之若驚然則天固珍惜此土以延口口禮樂之慧明明矣天固惜之口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口口之敗類罪通於天矣雖然口口而有曜勒之識也則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固貪之為利以自殄其世也

劉曜致敗論

王夫之

劉曜圍雒陽撤金墉之圍陳於雒西一戰而被禽以亡其敗也飲博而不恤士卒輕撤圍以西狂醉以自陷也非不聽諫者以阮勒於成臯之失計也使曜深溝高壘斷勒入雒之路內外不德之見禽於東京而已假令曜分兵以隄成臯禦人於百里之外所遣拒勒之將固非勒敵必先挫而潰則圍雒之軍心盡解其敗決矣勒曰盛兵成臯上策阻雒水次也坐守雒陽成禽耳此勒畏曜堅壁以老已姑為此言以安衆耳非果然也曜撤圍而陳於雒西望蒲坂以為退步勒曰可賀我矣此則勒之果所欣幸耳千里縣軍攻人於圍城之下兵之大忌也撤圍分軍以拒人於險險非我有而軍心不固陳友亮解南昌之圍而死於鄱湖軍一分而不可合一動而不可止勒之智足以測此姑為反語以安衆心或遂信其寔然勒且笑人於地下矣

後趙石勒總論

管一德

晉氏失馭虜寇滔天自匈奴三劉而後未有如胡將軍勒者勒以羯奴之鍾徙上黨方其倚門長嘯時其志固已遠矣勒初從汲桑既歸劉淵寇鉅鹿常山而集衣冠人物為君子當是時張賓為謀主而自比子房此所謂虎而翼者也襄陽之役晉室王公俱就禽虜王夷甫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者方且頻首乞憐求為一生而不可得未幾劉聰入寇二帝蒙塵勒固有以成之哉已而外執苟晞內誅王彌王彭祖可擒則計擒之疾陸眷可歸則遣歸之可謂用兵如神然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非惡帝王不為夫亦臣事匈奴而未有以圖之也勒未嘗絕於曜而曜自絕之趙王趙帝勒豈不能自為之耶始而劉氏構隙既而劉曜成擒噫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正如日月皎然豈效曹孟德司馬仲達孤媚以取天下耶勒雖目不知書而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可謂聰明之主祖約率眾來奔而杖劍誅之有高祖斬丁公之風可謂神武之主矣即位之初起明堂起靈臺辟雍舉賢良方正彬彬禮讓故綱目於此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雖然中國方晏安江沱而至使武鄉羯夷得以竊中國之文物夷狄固可進也其如左衽何哉遣使求和詔焚其幣江東此舉差強人意而卒不聞有枕戈待旦澄清北方者晉之奄奄不振良可悼夫然以大雅惜惜殊不似將家子石虎身當矢石二十餘年而大單于之號不以授之虎而受之黃吻婢兒世龍晏駕不足復留種矣蓋至于宏見殺中山王不用受禪噫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奪之耶夫以劉元海之英雄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弑於聰以石世龍之英雄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弑於虎信信相爭吾復何尤所可恨者虎之窮凶極惡尤甚於聰而長淮以北生民日為之塗炭矣

石勒石虎論

史臣

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韓

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龍。及惠皇失統。宇內崩離。遂乃招聚蠹徒。乘間煽禍。虔劉我
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與。觀
其對敵臨危。運籌策。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嗣個儻。楚元超於苦
縣。陳其亂政之讐。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
抗王室。褫璽表。襲冠帶。釋甲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
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
險。假豹資於羊質。聘鴛心於狼身。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極驕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
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盛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
土未燥。禍亂薦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
循環。世寵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石勒寇河朔

張溥

石勒以上黨胡雛。從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敗北奔漢。為劉淵前驅。遂至敗太。傳越殺王衍。執荀晞。及豫
章王端。問晉賊者。首誅無赦。若夫誘殺王浚。狡謀陷薊。浚則誠愚。未可罪勒也。浚母趙氏。婦貧賤。出入沈
家。而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駙馬都尉。後承賈氏旨。害愍懷太子。尋督
幽州。乘朝廷昏亂。結夷狄圖自安。以女妻鮮卑。務勿廔與素怒延。及趙王淪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
兩端。逼絕檄書。懷帝遭亂。思膺當途。高識謀潛號劉亮。王搏高柔霍原等。咸遇害。其為晉大盜。與勒等耳。
張寶說勒卑辭事浚。疾師入城。縛之堂上。斬於襄國市。貪猶智伯。愚同楚懷。駢首就死。直嬰兒然。夫王彌
漢之大將。勒與共事。名親厚。一日召之飲酒。立誅席上。浚勇不若彌。惑甘言而趣阱禍。死不足憐。所以見

譏於史也。劉琨崎嶇汾晉，志復中原，敗於石勒，進退失據。段匹磾無葭莩之親，結約之素，羈旋要盟，同獎王室，方謂忠誠所感，華夷赴命。而段氏交攻未坏，巧閒琨竟受拘，不免縊死。士抱信而見疑，臣懷忠而不遂，琨不死於羯賊，而死於同盟，其真道窮乎？匹磾邵續患難相依，擊破未坏，旋為石虎所執。夫琨與匹磾其情兄弟，其勢唇齒，琨死之時，匹磾志氣已竭，安能獨存？是故劉段之凶，終石勒之得志也。嗟乎！晉室分崩，權移牧宰，幽并之間，與勒抗者，前有王浚，後有劉琨。邵續段匹磾，段文鴛乃貪夫圖大害，生谿壑，烈士殞首，隙始室家，遂使懷夷吾之志，執子卿之節者，與藏尸伏尸同盡。蓋世衰則事多變，常國亡則人無恩智。至今讀琨贈盧諶詩，猶有痛於西狩獲麟也。

石勒滅前趙

張溥

劉聰淵第四子，淵死，弑兄和恭，承單太后淫放無度，四后並立，其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王仲宣懷刑餘養女，咸貴匹嫡，至災異競出，火焚親子，妻產蛇獸，尚不覺悟，反盛修諫臣，誅太弟乂等，惡浮冒，頓竟獲攷死。論者拊膺蒼天，與高洋同歎。子粲繼立，靳樊武王四太后，悉加尊號，晨夜烝淫，靳準又說粲誅劉景諸宗，臣旋勒兵入宮，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靳東市。發淵聰墓，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始知蚕姑緩聰死，以叢後禍，在位九年，而終非幸也。劉曜為淵族子，年八歲，從獵西山，即見神異，雄武善文，嘗輕侮吳鄧，自比樂毅蕭曹，弱冠隱迹管涔山，淵僭號頻，恩顯職，靳準篡弑，舉義入討，喬泰等殺準，出降於粲，是盡誅靳氏，改國號曰趙，世稱為劉中興。及石靳來戰，曜飲酒數斗，馬陷石渠，為石堪所執，未幾遇殺。昔曜少時，劉聰目為世祖，魏武崔岳許以英雄四海，以今觀之，特一醉人，曾何足異？夫懷愍之弑，事出於聰，曜無道，視聰少間，疑報施，當殊然陷洛陽，而執懷愍，長安而執愍者，曜也。聰弑之，君子以為二賊均乎弑矣，即曜淫不及聰，而羊后寵生三子，其亂人倫，辱中國，其於聰之尊婢多后，手酌戎杯，族遭坑滅。

天實厭胡不逾十載自古豈有長治者哉。斬準後妹為人孺子淫於侍人。又怒賜死。準即說殺。又其二女大者為月光。小曰月華。皆聰后也。月光穢行為陳元達奏廢。慚恚自殺。月華復與鬻亂。斬氏以色漬劉隗。又身行屠殺。女戎男戎害並無極。上揣天心。若謂戲水胡塵。關洛戎馬。非此其種不盡。彼庾珉王儁以懷死吉期。勸允省辛。以愍死哭。天子之行觴。慟乘輿之執蓋。遐觀夷禍。莫救晉亡。亦九原所大痛也。

石勒媚王浚論

王夫之

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為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為榮。大禍臨前。而猶以為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石勒之橫行天下。殺王彌。如圈豚背。劉聰如反掌。天下聞其名。猶為心惕。而一為卑諂之辭。以媚王浚。浚遂信之。而不疑。唐高祖之起晉陽。疾下西京。坐守汾晉。而安輯之。豈為人下者。一為屈異之辭。以誘李密。密遂信之。而不疑。浚死於勒。密禽於唐。在指顧之間。不知避也。浚之凶悖。迷此也。宜矣。密起兵敗竄。艱難辛苦。已備嘗矣。而一聞諛言如狂。醉而不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君子則小人自遠。則以進賢為本。斥姦為末。此自姦邪未逞之日言也。不逐小人。則君子不安。則以斥姦為本。進賢為末。此為姦邪以盤踞於內之日言也。二者亘相為本末。而君子知擇焉。乃以明於人臣之義。而為社稷所賴。非然則相激以益其亂而已矣。

問石勒何以優漢高而劣光武

李思浩

高祖草創。光武中興。其得國一也。高祖以一亭長起義。光武亦舂陵布衣。志復帝室。其始事一也。高祖入關。除秦苛法。光武渡河。除莽苛政。其毆殘戡亂一也。復何優劣之足云。雖然。石勒有言。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若有優高而劣光者。竊嘗思之。高祖之為人。近於霸。史雖有稱其豁達大度。其用心寔多深刻。光武之為。近於王。其用行政。每多仁厚。試觀杯羹分我。貽憾

倫常其與痛兄不御酒肉涕淚枕席者異矣信越殖醢蕭何下獄其與雲臺諸將全始全終者異矣蓋石勒以上黨羯奴結牧師汲桑發難視泗水酒徒慢罵溺冠洗足見士者曾無少異然吾人尚論古人見其行事有合於己者必欣然慕之勒之優高祖亦以此也光武性情純正與石勒大不相侔勒之桀驁不馴亦寔非光武所能制而遇高祖則無所施其技其自知不可謂不明也後人泥於其說優高而劣光是以光武為韓彭之流誤矣

後趙石虎總論

明管一德

自石勒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於是肆志滿意驕盈殘忍百姓嗷然喪其樂生之心作庭燎作東西宮作大武殿作長安洛陽宮丁夫死於外老羸死於內讀史至此未有不欲食其肉寢處其皮者也幸而始攻段遼燕人敗之既迎段遼燕又敗之繼而大開宛陽燕又襲之其氣少衰其惡少沮不然吾未知生民殖醢更復何極也哉元規表請伐趙計欲開復中原春秋大復仇之意故綱目予之不知當是時言兵不若虎之強言地不若虎之廣言險阻不若虎之要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元規乃欲當其倍一不勝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沔水乃欲禦石虎二不勝也祖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元規乃欲禦其四三不勝也是以朝議竟格不行而他日桓宣伐趙終致敗績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天不厭亂晉人亦且奈之何是時二政分權宣韜迭省而除拜生殺皆決於申扁是殺一邃而復得一邃也殺諫官禁私論而公卿以下朝覲以目是鳥驚魚散之勢也三敗於慕容而見辱於李壽是敵國外患羣起而交攻之也至於狼狐成徑白雁集庭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尚不知悟而為之移二城攻涼州為南服西討東征之計是以一敗於重華再敗於重華而麻秋王擢之徒曾不足以當書生之謝艾噫虎以偏師定九州而今以九州之力反困於枹罕天耶人耶晉尚有人安可圖耶華林之戰苦役晉人太子之出

戎卒數萬。石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尚復何愁。蓋方以抱子弄孫為樂。而不知殺韜以後縱火焚宣矣。取灰分置交道。而愛孫亦且不免矣。始殺遂既殺宣。司馬氏父子相殘。虎所嗤矣。而竟使後人復笑後人矣。東宮謫戍。積怨成亂。攻拔下辨。長驅而來。向非氐羌破賊。安得保首令於牖下哉。太子世立。遵殺之。遵立。鑒又殺之。鑒立。閔又殺之。而一十八孫無復遺育。嗚呼。虎賊欲平蕩江南。登臺耀武。何其雄也。不一傳而血。狼藉不二傳。而宗祀殄滅。喪亡之禍。噫。何慘也。天清地寧。未嘗崩陷。羯奴父子。而今安在哉。噫。欲以強暴自固者。足以觀矣。

魏石閔總論

管一德

愚按石遵之死。亦石閔殺之也。綱目歸獄於鑒。所以見背公忘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此與春秋書公子比弑君之事同。故閔之殺鑒。則賊自相殺而已矣。綱目書殺而不書弑。良有故哉。當是時內而藩王。外而將佐。人人腐心。雖以石祗稱帝。綱目不諱。而一時姚弋仲符健之屬。皆樂為之從。閔雖戎卒數萬。不滅於石。旌旗鉦鼓。不滅於石。而物極則反。致至則危。知必不享喬松之壽矣。石祗伐魏。雖敗有榮。而慕容恪乘之。冉氏尋滅。嗚呼。豈可謂不幸哉。考之劉石。聰之惡極矣。禍延於疏族之曜。而終以滅亡。虎之惡極矣。禍延於廝養之閔。而終以滅亡。積惡之報。曉然可見。要之屠割之慘。不於其身。而於其後人。誅滅之舉。又不出於中華公卿之曹。而出於修蛇封豕之羣。君子於此。有遺恨焉。

趙魏立中原 冉閔滅石氏附

管一德

晉成帝咸和五年秋九月。石勒稱帝。八年秋九月。病死。九月。石虎殺太后劉氏。石堪。石朗皆死。九月。十一月。虎弑主弘。及程太后。殺石宏。石恢。穆帝永和五年春正月。虎稱帝。夏四月。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弑之。及太后劉氏而自立。冬十一月。石鑒弑遵。自立。十二月。石閔幽鑒。殺胡羯二十萬人。六年春閔正月。閔

殺鑑改國號魏。八年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破魏，執閔殺之。自勒瓶國至是歲，僅三十有三年。去劉氏二十六年，而國滅無幾耳。石虎勒之從子，祖曰閔邪。父曰寇，寇勒父朱幼，而子虎故，或稱勒弟。虎性殘忍，勒將誅之母王勸，休卒從篡逆，殺勒諸子。天生虎助勒成霸，又使虎斬勒後人。石勒之有虎，猶劉聰劉淵之有曜。虎功同曜，惡則過之。是以曜取國於勒，準有中興名。虎則直撻勒子而有之，罪不勝鋤矣。虎少惑優童鄭櫻桃，連殺二妻，酷虐性成，甯肯馴擾人下。勒肉未寒，妻子屠裂，直以殺妻故智，施於勒種。子宣及邃，彼所溺愛，遂謀弑父。虎夜殺之，并其妻男女二十六人。宣使楊杯等殺弟韜，虎戮之，備極刑。父子天性也，噬肉咀血，顏色不慚。何怪他人殺其子乎？虎嬖劉曜幼女，生子世張豺，謀執政，說虎立之。又矯詔殺弑，遵懼而稱師。世等俱死，既即位，召鑒等議殺石閔。鑒反告閔，閔遂劫李農等作亂，殺遵及母妻子。鑒為閔所立，亦懼閔欲圖之，閔乃殺鑒盡滅石氏。夫勒臣劉氏，忍殺曜熙及其族三十餘人。虎又納曜女生子。石氏之禍，由此起報施當矣。然即此，邃宣並存，世不立，遵鑒不亂，石氏亦必亡。何則？邃宣之惡等於虎也。家有惡子，害先同室，未成君則殺弟，弑父既成君，必敗家覆國。二人先虎而死，非二人之不幸，劉氏與世之不幸也。凶子死，幼子立，適弱肉而強食耳。冉閔父瞻，魏郡內黃人，勤破陳午獲贖，年十二，命虎子之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後顯名昌黎，立功梁犢。胡夏宿將莫不敬憚，及助遵討豺，遵立欲誅閔，鄭太后止閔之，竟亡趙。其亦勒母王氏之縱虎乎？燕嵩乘興亂師，閔憤戰，馬蹶被執，身斬龍城。石祗石琨又先亡，冉氏遂絕大逆，速隕何可長也。然閔家世中國，誅胡雪恥，志不忘晉。臨江而呼，莫有應者，竟死於燕，使晉有人招而用之，安知其不為段匹磾哉？

虎門可設雀羅

王鳳洲

勒曰：吳蜀未平，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主。光曰：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

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色。臣恐陛下萬年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震權過於主相。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快快。

人何從哉。從權而已。權之所在。則賓客雲集。權之所不在。則士大夫瓦解。何也。附時趨勢。人情大都然也。昔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前何親而後何疎哉。握權則親。失勢則疎耳。譬之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惜之也。求有則往。無故去。今之卒者皆有求而交也。勢窮能無去乎。知此而虎可論矣。當趙之太子未立。弘之朝政未參。而徐光程遐之說未進也。勒以輔國之權屬之虎。虎以震世之柄握之身。舉朝卿貳莫不曰虎權侔人主。勢傾中外。威震夷夏。可以貴人者此人。可以賤人者亦此人。可以富人者此人。可以貧人者亦此人。可以予人者此人。可以奪人者亦此人。可以殺人者亦此人。長者藉以厚勢。幼者藉以進身。尊者藉以固寵。卑者藉以汲引。以得其門者為喜。必以不得其門者為憂。虎之門盈賓客無惑也。第虎不利於太子。不利於宗廟。不利於社稷。而為朝臣之所忌者。故光以雄暴多詐而說之於其前。遐以勇悍殘忍而說之於其後。及勒不聽。而又以腹心之疾盛權之盛以懼之。虎之威烏能久震乎。及太子弘決事。故貴人賤人之權。虎不得而復握也。富人貴人之權。虎不得而復操也。予人奪人生人殺人之權。虎不得而復專也。權不在虎。猶欲人之爭入其門也。豈可得哉。有碩德虎不得使居長。長者不在門矣。有壯猷虎不得使居幼。幼者不在門矣。有重望虎不能使居尊。有片長虎不能使居卑。尊者卑者不在門矣。何也。為利而來者。利盡則散。為勢而來者。勢窮則疎。理固然也。虎門可設雀羅。亦斷之以理耳。又何怪乎。大抵虎之門。權門也。非禮門也。禮門可往。而權門決不可入也。厥後勒尸未寒。太子甫登大

寶虎復逞殘忍之性肆貪饕之惡齒弘而弑之虎之門羅網其主也立遠而殺之虎之門羅網其子也殺顏等三十餘人虎之門羅網其臣也即望其門猶令人慄慄然恐懼矧可奔走於門而役使之乎權削固當解交而去位復尤當托故而遷何也虎罔民之主非羅賢之主也徵辟之門即殺身之門也勿入其門以取禍吾日望之知幾之士者

登臺觀二子耀兵

王鳳洲

發明云石虎縱暴阻兵安忍方其登臺觀二子耀兵之時笑謂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然未幾一家骨肉自相屠割窮極慘毒國亦尋滅無復遺育天地固未嘗崩陷也而羯賊父子果安在哉

趙主石虎命太子宣祈福於山川因行遊獵復命秦公韜繼出虎登臺觀二子耀兵夫耀兵之時何時也是父子同心之時也是兄弟和衷之時也是氣焰方張之時也一呼而百萬諾一怒而山河搖一指揮而干戈變色有勁敵強鄰莫不震怖而中外為之懍懍者虎當是時其心曰此千載一奇觀百代所未有萬世帝王之資而子孫懿懌之遐福哉果且眇視六合弁髦晉室自謂與天地俱敝而抱子弄孫之樂無紀極矣豈知兵不可觀觀則啟釁樂不可極樂極生悲易長立幼之謀未決則父子攜貳并州秦雍之師繼出則兄弟懷嫉開門倒戈之說既行則鄴中災熾凌霄一望祇為骨肉相殘之具家人父子釀成山高海濶之仇傷心鄴北之焚胡言抱子含淚衣帶之絕胡言弄孫天乎未崩今不旋踵而滅亡地乎未陷今若假手於蕭牆彼其蒼鱗白鹿之玩山川遊獵之雄大略羽葆之飾華蓋旌旗之麗固一時之氣勢也而今安在哉噫考之往古秦皇有焉觀其併有天下恣其勢力築城填海人莫已何若以為一世二世遞萬里而為君豈料阿房築怨長城築愁亡讖兆於皇子以迄閭閻樂作於望夷可限也夫後之君擁百萬之甲母